

副刊
天鹅

榨出原汁原味的生活

读贾新城小说集《一番榨》

□ 金钢

发表了十篇。公安、罪案题材小说因其叙事中的悬疑设置、直观反映社会矛盾冲突等因素,能引起读者很强的阅读期待,一直在文坛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。过去很多文学史家会把刑侦罪案小说纳入通俗小说之列,进而将其从纯文学、雅文学中排除,让小说走向小众,拒绝文学商业化的“平庸”。但这可能也是一种偏执,允许小众,但也不拒绝大众,这才是文学创作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关键。

“王木多”系列小说的阅读体验是非常顺畅的,繁花小镇的人物关系错综复杂,乡土中国的血缘、地缘、业缘所形成的关系网络在小镇里得到了充分体现。《王木多突然挺忙》中出现的各色人物,从最初的农民周大力,到律师韦承文、暴发户郑富强,以及外来女黄莉莎等等,都与王木多有着或远或近的关系,多年的基层工作经验,让王木多能够游刃有余地处理这些人物之间的矛盾。而小镇的发展、人性的变化也在这些矛盾关系中展现出来。贾新城曾谈到,“王木多”系列小说“主要揭示和展现基层公安民警如何灵活掌握政策,合理把握尺度,用真情解构家长里短,用智慧化解鸡毛蒜皮,最大化追求执法的社会效果,送群众宽心温暖,教人们弃恶从善”。

人情是圆的,法律是方的。如何在执法过程中兼顾法律效果与社会效益,是贾新城30年从警生涯中一直不断思考的问题,这一问题也构成了“王木多”系列小说中的核心冲突。《锁麟囊》里杀人者衣而三逃亡后化名赵化勇,在矿难中幸存下来,却变成了精神错乱的重度残疾人。对这样一个特殊的犯罪嫌疑人,是将其抓捕归案,成为王木多和他的战友们争论的焦点。《铜美案》及时回应了网络上热议的拐卖妇女儿童事件,正如贾新城所写,“以罪为罪而知罪之案不罪,以罪不为罪不知罪之案才难”。王木多虽然潜入毡丘村解救了被拐女孩佟小南,但另一位八岁时被拐卖到村里的女孩,如今已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,难以离开这个封闭的村庄了。被拐妇女儿童的伤痛和遗憾,读来令人唏嘘。

小说集《一番榨》中的另一个主题是对城镇男女两性情感的表达。贾新城似乎有意打造他的繁花镇故事,小说集开篇的《马莲》同样发生在繁花镇,故事里弥漫着小镇的乡愁。作者将主人公的经历与小镇的发展进行了不露声色的同步化处理,“老杜家姑娘回来了”,这一条返乡的信息牵出了对年少时光的回望,和小镇中人的缘起缘灭。这里的乡愁不是对城市化的抵抗,作者无意讨论城乡变迁,而是对小镇平凡生活的溯源,以及对自我生存状况的追问。“这似乎是一个无婚无育的年代”,马莲的叹息让人觉得,学生时代的性骚扰,成年之后的婚外情在时代车轮的碾动下都变得无

比空虚。

小说集《一番榨》对女性心理也有较为深入的探寻。《转经轮》与《烂昭昭今未央》两篇可以进行对读,《转经轮》中的苏瑾在丈夫出轨她的双胞胎妹妹苏菲后,选择带着儿子远走他乡,到西藏开辟了新生活,她身边的男孩还是不是“我”的儿子,三个管她叫妈妈的女孩又从何而来,苏瑾与苏菲的命运又有何不同,如果苏瑾与“我”仍生活在原来的城市,会不会像苏菲那样精神抑郁、屡次自杀?这些问题使小说充满了未知和哲理的色彩。从这样的思路看,《烂昭昭今未央》中的未央也是一位被生活的琐碎压垮的女性,平淡无奇的丈夫,婚后多年没有子嗣,人到中年的肥胖,持续不断的病痛,以及意外的出轨等等,都将未央推向了那个平静清澈的大湖。

值得关注的是,《一番榨》一篇对创作形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。《一番榨》具有某种后先锋的意味,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先锋小说写作曾因刘索拉、马原、洪峰、余华、苏童等作家的创作爆红文坛,虽然持续时间不长,但给后来的作家留下了深刻的影响。《一番榨》部分继承了亦真亦幻的先锋小说传统,同时融入了新的描写元素。解读这篇小说的钥匙应该是那首题为《量子纠缠:爱丽丝与鲍勃》的诗,主人公也如量子纠缠一般,分为二,量子化的“你”粗鲁、直接,以鲍勃为名,实质化的“他”谦虚、内敛,冠以女性化的名字爱丽丝,面对心中的爱人安丁,“你”和“他”纠缠不清,大打出手,最终“我从你和他中间脱身”,与安丁完成了一个“淡淡而又深深的拥抱”。小说充分展现出主人公的潜意识和无意识,这也是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元素进入小说写作的一种表征。小说对主人公的分裂写法,会激发读者什么是写实,什么是虚构,什么是变形的虚构的思考。

此外,极具审美意味的语言为小说集《一番榨》增色不少,小说集虽叙述的大多是日常生活琐事,却让人读出了诗的韵味和轻灵。比如《王木多突然挺忙》结尾的一句“天黑如墨布,一枚银色的尖刀一样的铁钩子挂在上面”,写出了人物的心理和诗化的意境,银色尖刀的意象也符合王木多的警察身份。《锁麟囊》里评价王木多是“三路”干部:“不走寻常路,处事有思路,虽然看上去挺格路”,这种诙谐而又恰当的表述,与作家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密不可分。《菩萨蛮》《烂昭昭今未央》等小说题目的设置既弥漫着古典文学的美感,又与故事内容高度契合,体现出作家的独具匠心。

总体看来,小说集《一番榨》直面现实生活中的困境与难题,让原汁原味的生活在小说中流淌开来,生机勃勃却又危机四伏。小说集中的世情种种如酒般浓烈,显示出贾新城对新时代社会人生的深切关注。

泥土地里的智慧

评九歌散文《人物三题》

□ 杨淑清

九歌出生于农村,对泥土有着格外亲近的感觉,由此也就很喜欢书写乡情、乡音的文章。他的散文大都书写东北这片土地上的人情世故。读他的散文《人物三题》,仿佛又回到了儿时听父辈们聚在一起讲故事的场景——大家嘻嘻哈哈地说边笑,一个个看似幽默的笑话里却隐藏着人生的大智慧。这些智慧来自于淳朴的农村,来自于厚重的泥土地。

九歌的散文不是辞藻的炫彩,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如蓝天白云般的明净、清澈之气;九歌的散文不是浓妆艳抹的娇艳,文字像棵棵翠绿的禾苗一样清纯、素朴;九歌的散文没有惊涛骇浪的慷慨激昂,如乡间的小河流水一样静静流淌,不悲情不矫情,闲情自适随意自然。这些文字像晴朗夜空里的星星,眨巴着晶亮的眼睛映照着那片土地;像泥土地上长出的嘉禾、蔬果,散发着泥土的芬芳。

九歌所书写的事,是在农村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,对于那片土地而言就像乡村大地上的泥土一样再平常不过了。而这恰就是乡村真正的生活。“闲来无事,屯中三五个人凑一起闲侃,侃来侃去,话就越扯越远,没边没沿儿,犟起来是常事”。确实,在农事的间隙,乡人手拄着锄头,或者把农具放在地上,盘腿一坐,掏出烟袋点上烟,聊聊天里村外的事,宽心解乏。抑或在屋前屋后,几个人凑在一起,你一句、我一句,东说说,西扯扯,多说无所谓,扯远了再说回来,反正“吹牛不上税”。还有许多,如“灰头土脸嗓子眼打转儿”“姜大吵吵”“雨天不用刮泥板,晴天铲过一趟烟,不伤苗不算,还不带打花锄锄的”“你一言我一语地杠他”……乡间俚语,道尽乡情,很多乡村的生活场景,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,贴切、熟悉,就如同乡村泥土一样的朴实。

小时候就爱听大人讲故事,每个看似笑话的故事包含着许多为人处世的道理,包含着人生的哲思与智慧。这些故事带着泥土的气息,如同泥土一样赤裸的真实和无言的厚重。

《人物三题》,在嬉笑怒骂之间,讲述了三个人的故事。大肚子朱,一輩子接话就杠,杠上就轧,轧了就赢,轧来轧去,轧出了道儿,但最后却输在了杠上,而且输给了心机。小李个子,凭着自己是个“膀胱儿”,农活本事领先,最后却因为用力过度累出了伤力,也正是一人所讲:勿以长欺短。小鬼王则是凭借天生的“鬼气”,鬼了大半辈子,用着“鬼气”耍小心眼,最后却也失败在了“耍鬼气”上,真是“机关算尽太聪明,反误了卿卿性命”。三个人都把自己的特长发挥到了极致,结果却都伤在了极致上,正是长处即短处。不禁想起一个词语:物极必反。所以凡力不可使尽,聪明心机不可用尽,凡事不可做尽,一切都是留有余地。居盈满者,如水之将溢未溢,切忌再加一滴。尤其是看似尽占便宜的“好事”,更要留几分好处与他人,比是增福减损之道。

不可小觑一个个茶余饭后的笑谈。在擦拭笑泪之后,深深回味一下,别有一番滋味。见微知著,看着别人的故事悟自己的人生。大地无言,只任世人自查自醒。这是大地的馈赠,也是九歌对大地的回赠。他总能有一双慧眼在泥土地里有所发现和表达。

栖情禽鸟中
品读蒙希平水印版画

□ 陈晓媛



《吸水》水印木刻 35×35cm 1982年 蒙希平

孩子们在母亲的庇护之下健康茁壮地成长。“鸡”与“吉”谐音;鸡妈妈与九只小鸡雏又有着“十全十美”寓意,蒙希平以自己的方式解读着中国传统,并活用于自己的版画创作,形成了兼具视觉冲击力与文化厚重感的独特风格。《东北小笨鸡》《暮归》等作品中鸡的形象同样喜庆祥和,并运用了数字意象寓意着北大荒垦区生活的幸福美满。

情感是艺术的出发点,同时也是艺术的归宿点。蒙希平善于从心灵深处汲取情感,并为这种真挚的情感找到清晰的表达方式,他的作品是充满着真意,朴素中闪耀着生命的灵动与光芒。《晨》中无忧无虑的鸟儿们沐浴着朝霞,画家深爱的黑土地被赋予了丰富的暖色调。《冬情》中白雪覆盖的小院里鸡群与耕牛依偎取暖,每一只鸡都是圆滚滚的、胖乎乎的,画面洋溢着和谐友爱的气氛,更体现出黑土地乡村生活的岁月静好与丰沃富饶。

蒙希平在作品中融入了深刻的哲学思考,他通过描绘自然景物来探讨生命的本质与意义。作品中那些野鸟、大雁等形象,常常被赋予了哲学意味。《春雁》中画家以大雁春归表现生命中的迁徙与流动,用背景中的空寂与留白暗示生命旅途中的孤独与坚韧。画面虽简洁,却充满了无尽的想象空间,这种情感表达超越了单纯的景观再现,而成为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探讨。《寂静的冬天》将哲学的静穆点染于夜幕,《春分》用轻风吹拂雪原的波浪来表现心的悸动,《吸水》用冰雪消融的滴滴答答来告知时间的脚步。

色彩是蒙希平作品中情感表达的重要手段,画家通过色彩的对比来突出作品的情感张力。他常常以浅色作为底色,通过多层次的“撞水”和“分层套色”技巧,使颜色在纸面上相互渗透、叠加,形成丰富的色彩层次。他善于使用浅淡的蓝色、灰色描绘北方的天空与雪野,局部的暖色成为点睛之笔,再通过“撞水”技法让色彩之间自然过渡,使画面充满了流动感和光影的变化。这种处理方式既体现了西方油印版画的层次感与立体感,又保留了中国水印木刻中的空灵与淡雅。蒙希平惯用斜刀,刻制时大刀阔斧,但刀法轻盈流畅,刀锋犹如在纸面上舞蹈,形成细腻、灵动的线条。《盼》刻画了一只丹顶鹤悠然地在蒲棒丛中踱着步子,画面远景层次丰富的灰色背景调子象征着广袤的黑土地,近景土地略加赤色点染象征北大荒涌动着的无限春潮,使得整幅画面在冷寂中透出一丝温暖。线条的疏密、留白的分布营造出画面空间的节奏感;虚实、浓淡干湿、直线曲线相结合打造出饱含希望的情感氛围。

诚如著名版画家李桦所言,蒙希平的版画“使北大荒版画从内容到形式都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”。蒙希平用心体味生命,用情感来表述生命,他以水印版画作为媒介,通过精细的刀法、丰富的肌理,独特的色彩向观者展现了一个充满情感与诗意的世界,让人们在观赏中感受到自然之美与生命的力量。他的作品不仅具有视觉上的艺术享受,更是一种情感与思想的共鸣。



《孩子妈妈》
水印木刻
35×35cm
1982年
蒙希平



《春雁》水印木刻 50×73cm 2001年 蒙希平



请关注
龙头新闻APP
文旅频道·妙赏专栏